









之域也世有廢興邑有險隘而山川之流峙形勢之  
雄偉津塗之要衝有不得而變者焉我朝為路路則  
今制而名則助自石晉宋若金皆因之郡直孔道驛  
傳扉屢廢涉元劇郡北四里洹水所經夏秋受西山  
萬壑之流奔橫駛悍激沙澗淡蕩然四溢官舟濟人  
而要需阻厄上曝下淖負車奔渡擗排蹴蹋漏中  
流喘喘及溺水涸作無因肆招飲聚良用惡薄覆弱  
措行者執隄莫不股慄歲一備耕民大有輸納糶之  
用百才一二蠹財病民不知其幾年矣西域酋公  
霖嘗監安陽縣位卑力小有志未就余待罪中書適

赴調京師嘗語及是慨然曰使不武長郡必作石橋  
余既縱史之且語之曰果成予為若記俄陞路達魯  
花赤至元二年歲丙子春蒞事首號于庭曰洹橋病  
民毫倪具知為未逸計非石不可且嘗請諸冬官冬  
官可之總管馮公思溫繼至而同知阿藍判官毛刺  
真暨幕屬諸君莫不協恭贊畫乃相率渡沙深水闊  
柢難為植疏鑿引水人用重勞東一里水磴廢渠土  
性堅良面勢惟允基是締構事半功倍相距幾舉武  
後先幾年莫有迹者目力一及若發部物出莫不躍  
然以喜地為天寧寺業世不可年也乃召其徒以其





原件短缺



法語之曰伊以慈航濟渡故九世之弘益於人者多  
若輩為之且聞有所謂八福田者若橋梁居其一焉  
則是役也若輩宜為之況而地乎惟其力之有不及  
也其亦難強於而共誠指此地吾有司自為之福田  
利益其亦肇基於若乎師徒聞之聚而謀曰是誠吾  
徒之當為而不能為有為者出尺寸地尚可靳乎相  
與署券入官約又不畔既得地以府帑贏息募工購  
財惟石之用以尺計者數餘二萬攻琢輪輓費勞定  
繁得石水冶近而見致蓋昔產地也甃灰鐵鑿屢不  
具集安陽縣尹趙時敏實集其材復董其役恪共朝

者必不可作故也預曰昔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  
遂作橋成則知古人之立事亦未免譁於浮議而成  
於定力也噫作者之難若是俾其功勿壞而施於無  
窮則有望於繼者焉既為記之又采輿人之謠為之

頌曰

洄水激激載伏載流始于濫觴發而勝舟胡為悍肆  
奔騰喧颺揚為激于堆埼俾馳孔放商途彼由  
乘危將墜濟險慮覆歲經日偷安斯匪今孰急其病  
而疲其心豈無徒扛亦有輿梁履民之膏視為故常  
膏腴靡恤事功奚益枯株槁壤載背及溺乃有長人



職思其忠。心匪石轉詢謀復同。浮言誆誆謂古有所  
而不此作。豈昧於前。我不爾咎。爾亦匪誣。我病誠切  
孰興孰除。千夫運斤。山石為竭。曾不逾時。橫空蔽日  
鱗集。擲比堅。猶累玉。蜿蜿龍卧。蒼蒼雲。轟轟昔也。江海  
今而堂閭。偃倮絡繹。書寢夜。情况今之人。盍究所適  
且播未周。夕求其實。有為遠慮。人即迂之。惟其近效  
久大可期。繼今有位。勿怠其成。水激橫流。岸虞善品  
洄水激激。頌聲洋洋。百世而下。於戲不忘。

陝西行中書省題名記

至正丙戌冬陝西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朵魯公人合其

察宋移書有壬曰吾省據要重以控西北南三陲者  
八十五年矣昔保齊其武若存於憲商挺審與赤  
皆蔚為名臣而無託以徽及今垂求已不可得乃斷  
自後至元元年得若干員刻之石誠往行勛後繼  
以屬子有壬惟陝西當天下一面名雖數更地之雄  
劇則古今不異也我元天造立宣撫司以養以治中  
統三年始立陝西四川行中書省至元二十三年朝  
議分省四川陝西各轉滯改陝西行省而四川自為  
中更王相府宣慰司者一尚書省者二尋復其舊此  
其大較也世皇宏規遠模立中書省總于中分省



釐於外行省遵成憲以治所屬決大樹管疑事皆中  
書報可而後行則為行省者甚易者然地之所直有險  
易則任之所司有重輕矣秦地形勝之雄建瓴東夏  
分鎮夾輔宗子維城臣工旬宣寔任其重中統初廉  
希憲為宣撫商挺副之同寅行省事治難為易繼以  
賽典赤之賢山川之險適足以固吾之國故地之險  
夷視人愚哲朝廷慎簡宜可如哉則是保釐長貳之  
善苟為法惡可為戒者此不容泯此所以有待於題  
名俾後世得以指議也國家百年来法令明備遵之  
者福矣之者罰若殛隨所戾而至孰敢不畏然人情

有玩于法狃于習而不知畏者於是法有所不行矣  
而其本然之善則未嘗泯可觴之機則未嘗息題名  
一刻俾一見之頃知其之為善使人敬慕若是我獨  
不能效之耶其之為惡使人嗤嚙若是我獨不能戒  
之耶用是為政豈特為法之一助而弭惡遷善蓋有  
出於法之外者焉尚論古之人由周而來著績斯者  
執燭相接述聽風聲皆吾師也若夫德于人而未忘  
迹于事而未熄率爾踵武其文正乎平章而暨諸公  
竭誠踵武罔俾專美矣斯石之刻又與人為善於無  
窮焉後之來者知其名之必列於斯也可不畏乎虛



其石以待之

晉寧路鄉賢祠堂記

治民有政化民有禮政雖不可弛聖人不急也禮則不待親炙而有得於私淑者已惟其不得於親炙也世之君子汲汲有事於前脩往行者所以寓淑人之機焉古鄉先生沒而祭於社鄉先生之德鄉人心悅而誠服者其秩於祭宜哉世遠禮墜著於令有不舉者况咸秩無文乎然其廢舉亦視所遇何如人爾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先生謂致仕老於鄉里而教者大夫則就而謀之

又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諸侯鄉大夫猶能致禮於鄉賢之生者天子牧守獨不能致禮於鄉賢之沒者乎祭於社之制不可考附廟學作屋而祭之者則間有之矣晉寧在河東為古今名郡廟學惟地震仆而復建講堂西四賢堂故基獨蕪歲不治今總管仇侯理舉墜劬農敦學歲復告豐治捷梓誠願瞻隙地慨然捐俸金倡僚屬而復為堂焉經始至正二年孟春造功二月乃取隋文中子而下凡若干人設主以祭前國子司業王君走書京師請記於愚愚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物之所以育者道也道



之所以行者人也道之統在聖而其寄在賢或晦或明或絕或續有不得而殫論者大抵先王承天之道所以維人紀於萬世者禮而已矣禮之目有五而祭統乎言然而公於天下者先聖先師是也有尊於一鄉者各賢其賢祀於其地者是也公於天下者以其道被於天下也尊於一鄉者道之所著莫先於鄉而鄉人之所感視衆人為尤易由是而國而天下矣王豹處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曲藝且然而况為聖人之學者乎晉當變風變雅之餘有憂深思遠之意俗美且厚人生其間雖德之大小

不同而位之顯晦亦異要其所至有足以任斯道之寄者若隋文中子唐裴文忠公宋司馬文正公其出處勲德為如何他如裴弘中趙元振之相業陽元宗司空表聖之節操趙伯循孫明復之經術與夫金源百年以迄我朝其行足以範世而軌俗其風足以厲頑而立懦其學足以垂後而淑人不待親炙而有得者多矣鄉先生之功不亦大乎生為晉人沒為晉人其秩於祭宜也然其中有從祀孔廟而又班之斯堂何哉從祀公於天下者也斯堂專於一鄉者也使薰德而善良者益寓其沒世不忘之思非黷也昔魏文



崇為河東太守開置學官執經教授郡中化之以多  
聞其功不在蜀文翁闢常衮下而未聞有相今舉而  
祀之可也夫以陶唐之故墟際皇元之嘉會魁奇  
德之生蓋鼎鼎也明其晦續其絕廓聖人之學而任  
斯道之寄者豈無其人又有嗣而秩之者已侯燕人  
名濟字公度化民有禮其杜畿之流乎司業名士元  
字善甫則郡人也

龍德宮記

天水云涸金源告竭天一之真照渾朔方混為慶元  
流澤萬世我太祖聖武皇帝成德啓運為民立極

維時佐命皆不世出之才足以輔成大業而上聖  
慮超越規摹弘遠惟續易凝惟道務至非博大至人  
曷貴元化聞寧海崑崙山立公其人也遣近臣劉仲祿  
自柰蠻國即其地徵之公知天命之不可遠化機之  
不可失絕宋金使幣幡然應詔跋涉數萬里見上於  
西域雪山帳殿言脩身治國撫民止殺之道大契天  
心東歸居燕之太極宮後因其號易名大長春宮賜  
冠服金印掌全真大教是為長春真人全真者恬澹  
無為全其本真其學倡於其師重陽真君至是玄風  
播而道化行徒衆盛而宮觀興矣長春法系之弟曰



太古真人郝公太古傳盤山真人王公歲乙未長春  
以汴之重陽觀寔真君昇舉之地命盤山入汴主之  
肇建大朝元宮構築規制之大甲江北諸宮觀丞相  
史公以龍德亦古名地請盤山並主之構殿熙春閣  
基之前扁無極以奉三清與朝元遂為宗屬龍德宋  
同樂園道君既禪之所居地直乾位故為是名有十  
洲三島亭臺樓觀極土木之侈居無何而北矣宋南  
渡為道宮馴至今日文醇德懿知常翊教大真人姬  
公既襲教積儉諸贏以待後用至元丙子虛玄應物  
通真道人李公命宮主高志和陳道祥即熙春閣基

建通明殿以奉昊天上帝營東西廡以庇其徒馳至  
崇玄誠德洞陽真人徐公泰定虛白文逸明德真人  
司公俱以善繼見稱八傳而至通玄文德虛逸真人  
王公公名德衡天均其自號也述事尤力闕者備之  
弊者新之秩秩統緒矣爰自乙未構築丙子增建且  
百二十年或初或葺厥惟艱哉天均念祖師經始之  
難前輩繼承之勤不勒之石曷暢玄風曷求教事令  
提點陳道新狀其故絕河來請有壬惟老子著書五  
千餘言道德之意後之繼之者甚也謂五經不如真  
約者亦非也蓋黃門謂天下無二道所以治人則異



聖人中心行道不毀世法然後可耳蓋言君臣父子  
之間非禮法則亂木食澗飲心存至道以之治世則  
不可也坡公見其經解有言使戰國有此書則孔老  
為一不惟不絀而深有取焉蓋公言治道貴清靜本  
老子之旨也漢文景而後為治者多宗之所以絀之  
者以其獨善而不兼也若長春之遇 太祖言脩身  
治國撫民止殺由身而國知所本矣當草昧用武視  
民草芥之時而以撫民止殺為先其為兼也不亦大  
乎其有得於以道佐人主律兵不祥之旨哉易曰天  
地之大德曰生孟子曰天下定于一不嗜殺人者能

一之長春之言又有契馬坡公所謂孔老為一者非  
率合也即其書究之太平經曰上士學道輔佐帝王  
輔佐帝王舍長春之言皆去道矣某國是宮道君之居  
而有稽焉宋自太宗建太平上清太一宮祥符窮極土  
木崇觀間道經設博士躋史漢列傳之次崇奉之道可  
謂極矣而其效漢然者非道之過不知道之過也我  
太祖皇帝用長春之言開萬億年太平之基此其所  
以為道也既為敘次其師先之槩終以道之大者使  
學道之徒知道之在此而不在彼嗣者知所以教不  
徒構築像事而已焉則祖師之道不失其傳矣



上清儲祥宮記

勝國之崇事玄教也導原於端拱懷襄於祥符崇政  
土木之跡可徵焉汴朝元宮通玄文德虛逸真人天  
均王公屬記上清儲祥宮屢倖不僦乃徵其跡而敘  
之宮始太宗作於朝陽門外不五十年而火以其地  
為禁軍營監察御史裏行包拯上疏請勿備故也又  
三十七年復事脩建歷十三年而後成蓋元祐六年  
也翰林學士承旨蘇公作碑未幾詎以失實毀之今  
蔡京別撰金源氏復葺翰林侍讀學士趙秉文有文  
歲壬辰天兵下汴宮觀僅存師徒解散時全真之教

方輿長春公起海濱至西域見 太祖皇帝論  
道以脩身治國撫民止殺為對上大悅命史錄之長  
春法系之弟為太古郝公太古傳栖雲王公長春以  
汴重陽觀故基實主教重陽真君昇化之地命栖雲  
主之營建幾三十年是為朝元宮丞相史公復請兼  
主太一上清龍德諸宮觀事惟上清為漆水所圮規  
制宏闊力不能復命巨提點者購地於惠和坊為畝  
六十撤故宮材崇三清之殿于前次列真之宇于後  
神門壇壝左右雲堂四周接屋餘百楹雖非其地而  
名不泯也泰定三年虛白文逸明德真人天游孫公



以故宮之基石刻故在不可終廢命提點純素清逸  
大師黃道真從事備復道真殫力承命遂成三殿尊  
玄元聖像于前奉栖雲祖師于後翼以齋序繚以周  
垣庖廡場圃所資悉備視舊規雖有運庭而存古備  
廢功亦懋哉愚嘗記龍德宮言道之在此而不在彼  
者悉矣茲因天均之請推太宗之初意且讀蘇蔡之  
文而重有感焉太宗意在清靜無擾讀道德經慕其  
所趣詔近臣曰虛靜致治老氏之深旨也無為之道  
當力行之斯言果與其有契於老氏之旨矣蘇公謂  
道家者流本黃老之旨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

用以慈儉不爭為行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飛仙變  
化之術丹藥小技皆歸於道然黃老之道本也方士  
之言末也脩其本而末自應可謂盡善盡美矣京之  
言則謂宮在國東為震為春為仁於應為子孫太宗  
作宮子孫衆多篤坐真宗受封國者八王火於仁宗  
再造於神宗亦子孫衆多受封國者九王蓋因方士  
言宮之所在為國家子孫之地故太宗神宗多男火  
于慶曆不事備復故仁宗卒以無子京雖不訟言之  
而其意實在是也斯言不幾於法巫覡史之說乎  
即二文之去取有以見宋之不能國也嘗論宋三百



年道學之明家法之正人才之多文物之盛三代而下無與倫匹至於崇玄虛攻土木不能無議焉是宮丁世變之後繼其教者易地作新且復其舊天均增其未完葺其已弊不煩縣官服勤致用可謂能已後之嗣者尚泝老氏之旨以繼列師之志則玄教不患不興玄教興則祠宇不患不復是為記

歸來亭記

南湖書院山長黃葵景陽奉考志銘請曰葵上世豫章豐城人祿迫養不敢探問闕奉二親走冷職而後不一紀皆棄葵以逝傷哉乎貧而不能從先塋

也欲有待而恐後之不可知也得地武陵新安原吾先子塋焉吾母附焉地若無悔惟孤死立首用戚戚不自安作廬墓左偏曰歸來庶幾見吾親而致吾區區之心也久于亭而可割然後者子其哀之予不幸為未感人而重有感於景陽也古者人始終升屋號事其復者招雖不復不以為具禮也然一時而已斯事之作其復之終身乎孝子不死其親親之出也慕則必歸雖遠而異方久而瞻時亦無不歸也候門寧衣迎慰之樂為何如今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望重皇皇如慕如疑未信吾親還



逝而不歸而必欲見之於斯亭也亭之構在草木間  
雨露濡榮風霜變枯四時候更景物隨化觸目之頃  
有不忍其親者乎朝而俟夕而俟歷歲時終吾身而  
俟儼然愾然有不見其親者乎昔太公封營丘五世  
皆反葬於周士去國曰奈何去墳墓也古人重是尚  
已延陵季子葬于贏博孔子乃以為合禮者禮之變  
也士大夫汗漫四方不歸於墳墓者任欲有待而  
剛至才葬者可悉言我景陽是舉其亦合於禮之變  
乎或謂古不墓祭而主有家斯亭果歸來乎噫精誠  
在天地無往不達親於子一氣耳子所在親固在也

又豈知地之異哉彼有誣北域誅風水委親幾千百里  
要利於冥漠不可致詰之中而或馴至不葬者又士  
所不齒也考諱涿涯號佳翁以文行名妣徐有懿德  
景陽廬墓芝生于亭天道章矣抑孝有大者亭不與  
焉導豐城之慶源發佳翁之幽光不獨歸來是亭而  
有構所在無乎不在也既為記之且為迎送曲以盡  
其思而致其歸來之至情焉其辭曰

翁昔來兮豐城御冷風兮息武陵桂之山兮遠遊  
樂遊兮遂忘歸翁飄忽兮馬往煙霞含悽兮林壑  
賞山之阿兮松如雲山下有屋兮屋有人思翁育客



方在天在淵望翁軒車方心裂自穿翁之歸來方溪  
柏已枯翁之不来方俟與死俱心終古方不死期石  
爛方翁必至春方雨方秋必霜我寤或憶方我寐不  
忘人生有親方駟隙非駛比望其歸方盡慎其始

廖氏園亭記

予蚤聞淶江廖為右族莫徵其實同年楊全州廷鎮  
亦居淶相從游衡山舟中語廖始悉且給予曰廖有  
奉先堂虞侍講伯生為記而記其世德者則吾同年  
歐陽侍講原功也其園其亭之勝實冠一州表其勝則  
有待於吾子焉予惟廷鎮文軌虞歐居且與廖同里

其誰宜為辭不獲即耳請廷鎮者述其槩廖世積善  
曰應龍雲祥甫國初為宜山縣簿尉弃之歸力於行  
義多子而者年幼子興元字晉福克世其業規郭西  
之山為園亭年甫四十而卒二子麟孫驥孫嗣尊有  
加精舍曰淶西皮書籍也亭曰青山流水之間者攝  
其勝也曰山間四時者著其備也曰秀野者得其廣  
也曰流觴曰梯雲曰翼然者紀其用而表其高出也  
泉出山峽貫其中導而為澗澗而為池花卉風物之  
芳潤泉實為之淶之治為醴陵始邑也戶繁而州居  
淶水之陽淶水東來環州而北西山峙其右蓋一州之



勝萃於西山而西山之勝萃於廖氏園亭此其大較也  
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之為詳是記不幾喻日以無  
而或以聲為日然未見者地也可見者理也宜山位  
不究施有達官不及晉福天不引年有子繼志為善之  
徵不亦顯哉予因有以告二子焉園亭游息地也而精  
舍有書可藏脩焉張弛有時我學用昌擴父祖之善而  
充之嗣葺之尤不在茲乎園亭不葺而葺矣苟為景物  
役而一於游挿架觀羨手不一觸則園亭葺而不葺矣孫  
字彥時驥孫字彥良彥時彥良其亦有起於吾言乎  
圭塘小藁卷之七終

圭塘小藁卷第八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記

河南省左右贊治堂記

世皇一區宇河南地大民夥開宣慰司於汴至元壬  
辰改行中書省國制中書總庶政是為都省幅員際  
天機務日繁相天下重地立行省而分治焉若稽古  
制魏晉有行臺齊隋所管置外州稱行臺尚書省唐  
以諸道事繁准齊分置今行省其遺制也官有平章  
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丞相則設置不常佐幕有左



右司都省分為二行省則合為一設即中員外郎都  
事各二員一省贊畫賴馬左右司名昉乎隋唐改郎  
中為左右承務趙宋尤重董正六曹彌綸省闡紀綱  
百司舉正文書之稽失非昔知臺閣故事不在茲選  
我朝簡擇尤慎內外不殊由是而至執政者班班可  
紀河南佐幕往者不可悉考今則刑部郎中觀音訥  
員外郎脫因陝西省郎中趙中為郎中宣文閣鑿書  
博士兼經筵譯文官哈臨都汴梁路治中伯怙木兒  
南臺監察御史范勿為員外郎上都留守司都事禿  
滿海牙揆揆官羅吉董守成為都事朝議以用兵供

億而溢其員也其堂舊無扁都事田腹入為禮部郎  
中請於承旨歐陽公扁曰贊治言走書相下請記不  
果作及來承之鞅掌倥偬亦不暇作一日謁詔使汴  
梁府署密邇省治有間道可不往適過所謂贊治堂  
者憇焉吉輩請日記久未得茲躬履其地其有時乎  
乃為之說曰字書訓贊曰佐曰助平時之治且資佐  
助在今日宜何如簿領鈎稽其常職也非贊也贊亦  
有說乎上官之曲而其直之下情之隱而其豁之刑  
獄之濫而其平之財粟之出而其節之逃亡未復復  
不遂農疆域多戍戍不知兵移病流弊萃於省垣治



之不力迤邐顛危而扶而持竭誠殫智治效有不著乎且稱人之美亦曰贊世蓋有好說而樂受欺者苟贊其美不救其惡治何望焉抑昔人有言上策莫如自治斯言雖為它設敢斷章為請若獻惟自治而後有以贊吾之治斯不負堂扁矣

公生明堂記

彰德屬州曰林俗淳訟寂號易治且山水可適高唐孫君徹徹篤由中書直省舍人來倅是州上官與其能小民安其政山水之適則未遑也州治西北有公明亭圯廢已久金承安間朱巖記文石刻故在一日

孫君洎其守若僚請曰亭故游息地今不能復其扁則可取然不若用其全句之該也因書公生明三字揭之州堂日視以為儆予喜為書之既又請抒其義以發其鄙請亟而切乃為之說曰公之為義大矣夫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黃帝之治天下語其輔佐亦曰公而不阿而已周官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說者謂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則是公之為用通三才而一之自天子以至於嗇夫板尹不可須臾離者也人稟天地之中以生具衆理應萬事者心也虛靈洞澈無



物不燭一蔽於私蒙昧昏錯而其本然全體固自若也苟知於是立公生明之說啓人至矣蓋公也者無私之謂也無私則淨淨則明明則如鑑照物妍媸黑白舉無遁形明也者公之發見者也而所謂生者謂有此公即有此明猶播種于地而必出焉以之扁堂觸目徹省而又克己復禮以立其體應事接物以適其用不微名以為公不任數以為明一毫私欲無自而入理之微地之遠莫不瞭然在吾目中尚何覆轍之有哉若夫不下比以閭上不上同以疾下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苟鄉所謂公士者諸君得之矣推公

生明之極致尊君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將不進為通士乎諸君其勉之

彰德路同知林州事孫丞事去思之碑

士一命可行志至哉言乎夫士之仕崇卑不必校也顧所行何如耳不屑下僚謂必長而後可以行吾志亦固矣夫苟吾行是地雖貳長能尼之乎苟吾行非地雖長貳獨不能尼之乎若夫挾長以陵駕其貳者固有之為之貳者亦盡其誠而已果盡其誠信及豚魚人有不孚者乎且利人澤物君子之志好德惡仇齊民之性君子因人之性行己之志凡吾之得為者



盡為之其為利澤多矣尚何崇卑之校哉彼以州縣  
為徒勞者又不知聖人抱關擊柝雖賤必敬之義也  
至正戊子秋高唐孫君由中書直省舍人來倅林州  
期月而頌聲作三年而一致耆老佐義楊顯牛恒善  
輩請曰孫侯惠吾林不一即人共知者若始至謁廟  
學易神門植松柏甃垣墉造禮器拓門徑獎勵學子  
急先務而知所本矣農桑文具躬責其實胥隸煩擾  
盡汰其冗善惡有籍使人自格密貨鑊葉宿弊充劇  
刮而去之除李玉地虛稅十五家之害實惠民局使  
病者得藥言夏稅納府病民而聽納于州唐宋糧輸

運勞遠而聽輸于府皆實惠切民今終更去矣將刻  
之石以求我林民之思且知公亦嘉其善辭必不靳  
敢跡其實以請予衰病雖深居而吏吾父母之邦者  
獨不置涇渭渭中邪去年麥疸秋兩復傷穀今春大  
饑有鬻子女不售而棄之者府始告饑法預告災後  
聽告饑吾府未嘗告災而檄君馳傳請賑省部難之  
君哀訴廟堂極力營度委曲百折而後得請使它使  
往既局於法人復懦縮吾郡一州三縣一司之民有  
斃而已今孫君之惠不專其州而三縣一司之民亦  
受其惠是可書而可頌也昔有在官無當時與去後



人思者况有當時譽而去後人復思者乎世之去官而諾民不已知者民非不知也感之者未至耳觀林民之知孫君而又思之不能忘則世之校崇卑而諾民不已知者亦可自力矣孫君名徹篤字可臣讀書而施於政政有可觀者若是故樂為之書

彰德路儒學營脩記

彰德路儒學正熱九萬學錄許中行貽書有士曰九萬輩非才其何以承學事主領敦勸郡大夫是賴歲丁丑秋監郡荀公以上丁祀近獻官行事待次有幕而茲簿帷裊几榻之需歲假于市不乾浚則禘敗之

人用怨譴大非所以事神也乃命錄事任允中董役作屋不決日而東西建各五間祀永有次人永無撓矣明年五月又以廟門木朽不任啓閉仍命任岳撤而一新書閣之歆者正之周垣之缺者完之廟宮崇嚴之民改觀六月總管杜公始殿謁而陰墜剝落容光穿漏亟命安陽縣尹趙時敏填其罅圻其墜尚懼不密復作承塵為板凡四百方士子安昔之翫異今之塵不敢小而略也敢請有士聞而喜曰善有小乎禱其小不益曷其大者乎國制有司主學風紀勵其怠而天下主者視如其家一弊必修一墜必舉者有幾



茂教典習故常身雖至而目不一碩者衆矣二公之善非其小矣而其大者可不勗哉詩人頌魯

僖公能脩泮宮蓋嘗三復其辭以意逆志而竊有說焉詩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又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詩人因其能脩泮宮而頌之不言其脩而拳拳於德者其亦有深意乎敬明克明則上之人以身為教而進脩之功至矣推以覺人人是效而多士則又克廣是心充其所至皆去其舊深之汙矣大學明德新民之事也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其備于是哉泮宮諸侯

之學也今列郡之學是已學之學者乃學孔子者也孔子天也不可階而非也而見諸詩書易春秋者皆學者所當致力可階而非者也泮宮之詩明德之要其當致力之先者乎上以是為教則僖公不專美矣下以是為學非魯之多士乎不是之求而或詞華之是訓功利之是趨作為以干譽緣飾以適徑則雖有其閑闕廣舍萬間無益也相古名郡也宋則忠獻公興設有成金季兵燬國初興脩尋復墮地至元六年已巳總管王遵重建繼之營脩者時有人焉借立不得燕九萬董襍之也荀公名凱霖西域人杜公名



德遠定興人二公之有志於學士之歸美其上可書也書頌也頌無規可乎其益勗其大者哉

遼山縣儒學記

遼山縣治萬山中平原什一岡陵坡坂壑關殆無而民亦多屢以故環數百里內矇不知學俗日以惰惰縣者率以供資糧屛獲為急於學校蓋蔑如也延祐乙卯新河李行簡來尹是縣縣以附郭屬有事于州學管材董役李君力為居多既而慨然曰吾治雖下邑亦設學官以總鄉校而使之儆民屋為苟且計是大不可於是命工求木即醞務廢址構堂凡十二楹

函文位中四筵秩秩師生有歸人得於式教諭馮成終徵余辭記其實惟天朝龍興列聖崇教天下郡邑莫不建學獨縣治之附所屬者其為學則不在江南則建設畢備越河而北附路府者且不兩有而况於州乎今吾州二學迺獨克備李君之力可知已遂呼其民而語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禮義也禮義根於心非外至也特不知學則物欲得以蔽之矣且人之於禮義猶饑之於食寒之於衣雖有智者能饑不食寒不衣乎饑寒切身必汲汲乎求其所以禦之者固無待於勸之也於禮義而不知求是猶甘饑



寒而死不求所以禦之也朝廷崇學校設教官勸人以  
無待人勸者何哉誠不忍見其甘饑寒而死強聒勸其  
所以禦之者此聖人之仁也閩蜀蠻徼一變為華遠  
故中土人性亦猶昔也願乃抗倥侗而走顛蒙者蓋  
以無啓之者也今而邑長推上意建學以居爾教官  
奉常職執經以淑爾其忍閩蜀之不若耶聞吾言必  
奮然有以自力矣若夫視學校為干祿地脩天爵以要  
人爵則非吾之所望也學也祿在其中有不期然而然  
者第勗勉進德已自有以處之矣嗚呼尚茲茲哉



